



主持人:梅剑飞
80后。未婚。
摩羯座、文科出身、编辑。2011年出版有《人生若只如初恋》《都市情感杂“质”》系列等作品集。

QQ:1301100812
邮箱:mffia@126.com
微博:
<http://t.dsqq.cn/meijianfei>(快报微博)
<http://weibo.com/meijianfei>(新浪微博)

爱情面临选择

缺钱的时候他变得很敏感

曾经,我和华晨还是学生的时候,他喜欢在图书馆看企业家之类的杂志,对创业抱有浓厚的兴趣。

有理想是好事情,我认为华晨与众不同,对他的支持也从未间断。然而,2011年7月,我们之间爆发了一次争吵,局面就此改变。

这一天晚上,我到城南去找华晨,他让我送点钱过去。

在华晨的出租屋里,他接过我送上的钱,面无表情地说:“能不能再给一些?”我说:“我问你需要多少,你说随便,我送来,你又说少。”

华晨说:“主要是没钱交房租了。”我叹息:“照这样下去,真不知哪天才是个头。”

华晨说:“你是不是对我没信心了?”我说:“关键是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?”

这一年,华晨在城南租了个门面房,做起了中介。他事先浮想联翩:“倘若一年后规模实现了翻番,届时你辞职来做老板娘。”

现实中,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华晨两次跟我提出缺钱,压根谈不上规模壮大。

我说:“开不下去就别逞强,趁早关门,不亏钱就是挣钱。”华晨不乐意了,他说:“你看不起我?”

我说:“你想哪去了?”也许是华晨太过敏感,他像发神经似的撒手把2000元钱抛在眼前,“别以为你施舍我就成了救世主!”

哪有轻而易举的成功

四年前,我们大学毕业。华晨去了一家证券公司,我顺利进入某银行工作。

倘若我们按部就班地奋斗,前景应该不错。而华晨躁动不已,上班时间未满一年便和我商量要单干。我说你资金不足经验欠佳,能干什么?

华晨去意已决,我只能变阻拦为支持,他凑了一笔钱,跟一个老乡去合肥做工程去了。走时激情满怀:“记得等我成功归来。”

没等几个月,华晨灰溜溜地回来了。那天,他萎靡不振地站在我家小区门口,我们目光碰撞,彼此大吃一惊。

“你成功了?”久别重逢,激动之余,我诙谐一笑。华晨说:“失败了。”

在我看来,这不是什么意外。哪有轻而易举的成功。我们走向新模范马路,边走边聊。华晨伤感地叙述着他在合肥与老乡产生的矛盾,他说在金钱面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纯粹,“我对未来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。”

华晨休整了一个月,每天都在沉思他新构想的项目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去卖烧烤。

我到处打听,朋友帮忙联系了三牌楼一家烧烤店老板,让华晨过去学习。尽管他学得确实认真,最终,却没有因为做烧烤而发财。

偷偷相亲是被逼无奈

华晨尝试过几个项目,基本上没啥起色,好在他愈挫愈勇。



倾诉人:韵心 27岁

时间:12月18日

地点:户部街天之都盗梦空间咖啡厅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梅剑飞

本版故事为主人公真实经历,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已在细节上作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。

人物:韵心 华晨

关键词:迷惑

主题:我和永涛断断续续地交往着,主要是,这样可以搅乱画面,挡住家人的视线,他们误以为我和永涛在恋爱。事实上,我心里装的是华晨,与永涛去看电影只不过是掩护真爱。

没房没车 不是错误



真正的爱情,其实与房子车子关系不大 IC供图

倾诉人:正华 30岁

时间:12月15日

地点:户部街天之都盗梦空间咖啡厅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梅剑飞

本版故事为主人公真实经历,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已在细节上作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。

人物:正华 露露 月虹

关键词:困惑

主题:我和月虹的关系逐渐升温,终于有一天,她从我吞吞吐吐的表达中明白我没有房子。紧接着,我们的感情一落千丈。月虹说:“我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,可是,你的态度伤透了我的心。”

人,别和我抢着买单哦。”

月虹和露露不同,我在她身上捕获到一种知性美,她拿起筷子熟练地给我夹来肥硕的鹅肉,鼓动我放开肚皮吃,“你太瘦了,需要多补补。”

月虹的可爱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我为自己的虚伪而惭愧,趁着气氛融洽,我打算坦白:“有个事,想和你说说。”

“什么事?”月虹说。“没啥,就是……你挺不错的……”我没有勇气说房子的事,脊背上冒汗,懊悔不已。

我和月虹的关系逐渐升温,终于有一天,她从我吞吞吐吐的表达中明白我没有房子。

紧接着,我们的感情一落千丈。月虹说:“我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,可是,你的态度伤透了我的心。”

你跟我裸婚试试?

2011年下半年,我在继续相亲的道路上,经常会想起上半年曾使我心动过的露露和月虹。

尤其是月虹,没想到她会走。朋友给我分析说:“月虹不是真喜欢你,否则不会因为你撒谎而转身。”我说:“不能怪她。”

2011年11月底,我在虹桥碰到了月虹。她正从苏果超市购物出来。

我想当月虹是陌生人,她却大声喊我:“真巧啊!”我抓耳挠腮,“你不是常在江宁一带活动嘛,咋跑这边来了?”

月虹说:“我姐住在萨家湾。”我说:“还以为你嫁过来了。”

月虹笑着问我近况如何。我说:“自从被你抛弃,就没再看上过别人。”

月虹说:“你别胡说八道了,我怎么会抛弃你!”我说:“我要是有房有车,你会不会走?”

月虹说我变得走火入魔了,“并不是每个女孩都看中那些,有最好,没有也不见得无路可走。难道你身边没有裸婚的朋友?”

月虹说我心态发生扭曲,将爱情的梦幻寄托在车子房子上是幼稚的。我小声地说:“你跟我裸婚试试?”

“试试?”月虹说,“婚姻大事,怎么能试试?你这个人真让我猜不透啊。”

★记者手记:没有房子就不会有爱情?正华的观念显然陷入了一定的误区,至少裸婚群体的存在可以证明爱情和房子无关。

有没有房子根本不重要

送走露露,我立即和介绍人通电话,喜滋滋地汇报着。

自我感觉良好的后果是,我无法清醒而准确地判断真实状况,介绍人后来代表露露委婉地拒绝了我,假惺惺地说:“她只想找个有感觉的人。”

我反思自己被露露否决的原因,无外乎没钱没房没车。

房子的重要性显而易见,于是和一位在江宁工作的网友月虹闲聊的间隙,含蓄地透露自己在仙林有一套房子。

房子的确是爱情的筹码,随着我和月虹交流的深入,她竟然主动提出想见我。

我们约在东山见面,月虹请我吃鹅肉,她落落大方地说:“到江宁,你是客